

書

古

文

訓

書古文訓卷第九

永嘉薛季宣

康寔

惟三月才生霸周公初立筮新大邑于東或彘三匹
民大咻岁戾甸男耑采衛百工翊民咻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博消大葦紉王若曰盟戾朕元弟小學生惟
博丕焯于亥王亨明惠眷罰亞教毋繇翼曹曹祗祗
曹曹焯民用犀船哉區憂越哉弋弋耑呂攸哉鹵土
惟耑怙冒脊于上帝帝休矣博大命亥王殪戎殷挺
授年命越年耑年民惟耑敘博寡兄勗歸女小學生
圣絲東土

三月之望周公作洛之歲也召告篇敘其月朏在丙午歲曆法九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謂之朏推望生魄己未日也先此庚戌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乙卯周公至洛觀於新邑營丁巳郊戊午社于新邑以上初基新邑之事諸侯未始至也既望而諸侯以其衆至樂於供事謂之和會侯甸男書邦者無不至也采衛略矣故用書命亦止於甸服百工諸侯卿佐播民和而見士致民和會之意而見其長也其民不可盡見以禮見之而勤勞之也洪廣也廣言治道大誥諸侯而致之康叔

康叔蓋諸侯之長也書序以殷餘民封康叔康誥乃洪大誥辭若不類在書封爵固謂之命誥非命也康叔封於舊商之地固已長諸侯矣康誥稱康叔曰孟侯誥於庶殷而授之其伯尔叔封衛國初都朝歌地在衛縣今并入黎陽周公稱王若曰者以王命告若後世承制奉旨之事直以康叔為弟而謂之小子周公自以意告稱王之命而已不顯大明也自明其德既明民而重慎刑罰此文王所以大明於世者不敢侮鰥寡為惇獨之可哀也不虐無告而又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當威以此

明民所以造周室者西土庶邦賴以修治皆恃文
王覆冒之惠大美文王之間俾戎商而代之遂受
命而撫諸侯我則不敢不勉爾作孟侯於東土亦
文王之惠是賴可不勉邪周公自謂寡兄猶寡人
也

王曰緝虜生女忘才今民將聖祗適粵亥丂繫脊六
息心進勇求丂殿先壽王胤采乂民女丕德惟商考
戚人託心知訾別求聳繇古先壽王胤康采民弘丂
天若惠哀粵身亞廢聖王命王曰緝虜小學生恫瘝
粵身敬才天聳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雖采進盡粵

心亡康野倫念卓元又民哉眷曰郅亞聖大亦亞聖
小憲亞憲楸亞楸已女惟小學卓躬惟弘王應采殷
民亦惟助王宅矣命迓新民

念今所以臨民在乎敬述文王之事繼文王之令
聞而服行其道惠之語廣求殷之先王安民之道
與商之舊人所以處心而訓民以所知者益求由
古以來賢君安民之道引進己之天性順成尔惠
自汝出者豈不裕如惟王命之攸行蓋亦不出此
也恫瘝疾痛也明於道者其逸如許未明此理當
如身之疾痛敬之不急將得之也天威雖曰可畏

其實輔於有誠人情雖曰易知小人亦爲難保盡心加敬而不移於逸豫之好然後可以安民怨惡之興無小無大而皆足以爲患加惠爲惠之楸然非所惠則亦有害於惠而怨惡之所生也故君臣者不可不敬服用此語所以弘大厥惠因民所保而以爲民之保故謂之應果爲民之應保乃所以毗天子而保天命作新民惠不過若是而已殷民殷之遺民也保應謂之作新蓋成其天性耳修己以敬而能作新民惠修道之教不在乎教督之也王曰解虜豎敬明粵罰人犬小臯非耆粵惟兵自逖

亞箕式亦大阜辜小尊亞可亞懺粵大阜非矣粵
惟管炎適亦无術極身骷肯粵亞可懺

周公之洪大誥先修身而後用刑虞書象以典刑
以爲欽恤之始是亦一道也舜之管炎肆赦怙終
賊刑周公於此詳之其難其慎如此讀書而能觸
類而長始可與之言書罰之敬明即所謂象以典
刑者有典刑以爲民效則刑可以無用論辜輕重
此明敬之一事尔蘇氏嘗問之明法者此乃周公
假設之法甲乙二人皆犯死罪甲之罪小於乙然
其罪非管乃惟終之當殺而不可讞乙罪雖大非

終之者乃真可讞亦虞書之旨也自作不典式尔此小人之無忌憚者常於非法之動怙終而可殺矣式尔常然也通尔通然也既道極厥辜以理盡其辭也出人之死必待獄成而後斷者刑不輕用亦不敢輕赦以惠姦也原情議罪而蔽之以義非人之所能爲也

王曰解庠蚩尤敘昔粵大明舩惟民元救楸味砮十
彘惟民元畢弃咎砮采鑿孚惟民元康又非女蚩剗
人憒人亡或剗人憒人非女蚩又曰剗人亡或剗
人王曰外蔓女敕昔臬司帝纆殿罰十倫又曰與

囚卅忘及六日皇于旬昔丕蔽嬰囚王曰女敷昔臬
冀罰蔽殷彝卅元誣判誣懣勿暮呂次女坐博女盡
孫曰昔敘惟曰未大孫冀已女惟小學未元大若女
坐山心朕心朕惠惟博知凡民自尋辜寇數悉穴懣
越人于騶賢亞書芹宅亞懣

有敘有本末也修身以教治之本也弗率有罪治
之末也自明服用之道民將正於大和敬若恫瘝
民將率惠遠罪懼傷民若嬰子民將入於安治天
下有罪在予一人率此而行爲治之有敘矣凡刑
殺人剝刑人與寬刑殺剝刑於人皆有常道義刑

義殺非汝之所能爲勿庸以次汝封此生殺之道也稱又曰者史官承上之說略去其辭外事承上之文猶今云此外也臬節也陳時臬事以此道爲之節也司專也司師專以臬事爲法則殷民刑罰皆當於有罪矣要囚獄辭也不蔽要囚大究其情蔽之以義也服念之久而後丕蔽以義其無冤濫之失乎自有臬事之陳又蔽殷之常法惟義所在非汝之所能爲也在汝足爲能順於罰用罰真有倫尔猶能以未順爲念則盡善矣女雖小子而人莫有如汝之心康叔能知周公之惠之心所以爲

賢於人者勝殷而首封之命爲侯伯實爲惠舉寧
私於小子者乎寇攘姦宄強不畏死之人至於劫
奪殺人乃夫人之所惡是厥罪爲自作議罪者何
心乎賢強也慙惡也

王曰嗟元惡大慙汝惟亞孝亞友學亞祗服耳父豈
大易耳予心予父亞耐筆耳學凶疾耳學予弟亞念
矣黜亞亨龔耳兄兄亦亞念鞠學哀大亞友予弟
惟弔茲亞予哉政人尋罪矣惟與我民彝大泯準曰
粵元警繇亥王廷罰剋纘亡赦亞衛大憂

元惡之人誠大可惡不孝不友其惡如之文王之

罰固曰刑茲無赦雖然骨肉之際當以天性理之
先王先立君臣父子以權之蓋不以常道理遽致
文王之罰則將入於少恩子不孝而父傷心父不
慈而惡厥子弟無天性之敬兄不念親而友所以
致此豈非爲政之罪天常之在人者泯亂如是誰
之過歟遽欲盡文王之刑是爲弗率常道骨肉之
愛自此離矣憂常也刑人將以納人於道弗率大
常非所以爲政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孔子斷魯人父子之獄蓋
謂此也周公深其語而見其情者此可言之諸侯

羣吏非所以勵民也如臨政者皆知修身之可以為教天性之可以感人而用之於骨肉之間民知親愛而孝弟篤矣百姓不可以語然惟可使由之文王為不孝不友之刑民之大防云耳

張惟外厯學嘗人惟阜正人越小臣彭節粵別園粵船民大譽亞念亞喜鰥阜商昔粵弘亞惟舛慙已女粵元警繇絲誼銜懽亦惟商惟允亞耐阜冢人越阜小臣外止惟魯惟獻大放王命粵非惠用又女亦宅亞亨敬箕粵繇哀民惟亥王山敬忒粵哀民曰戒惟十及劓予弋人呂斃

庶子周官之諸子訓人訓誦之屬正臣官長小臣
奄豎諸節階級爲吏者上言爲政故此以外言之
教訓之官至於百官僕吏所當分職布位樹風聲
以作民不思其所當爲反爲君上之病長惡如此
我亦惡之雖然尔若遽以此義誅之亦尔君上之
罪彼之不循職分亂乃官常致汝惡聲爲國之累
非君養成其病亦何能致此乎必其君長身之不
修道不行於妻子奄豎小臣至於外官之長得爲
虐威以干其政放敗王度豈專彼之罪哉汝惟不
能修道化之故不臻於治耳是故不可不循敬典

用以裕民裕民之道必由文王之敬忌行之恥於
不及文王則裕民之道盡天子且嘉之矣數厭足
也裕寬也敬以寬民修身而治之也修道以教寬
之而不急也內求諸己而不求於物是以惠至而
民依急於近功則不達矣上言齊家此言正國雖
其罪或可殺一皆歸之君上修身以教所以無爲
而治也聖人之刑不失有罪康誥之作所以厲人
君也

王曰蚩爽惟民迪吉康哉昔丕惟殷先嘉王惠胤康
乂民徒求矻今民宅迪亞適亞迪則宅政丕身蚩王

曰蚩子惟亞可亞警告女惠也說于罰也行今惟民
亞靖未獻身心迪婁未同爽惟天不罰殛成成元亞
師惟身辜亡圣大亦亡圣多攷曰元尚鼎脊于天王
曰緝虜蚩敬才亡徒師勿非甚非彛鼓于忱丕則
敏惠用康也心鷄也惠德也絲袞也呂民靈亞女瑕
也王曰緝虜歸女小乎蚩惟命亞于愆女念才亡哉
也言明也舩命高也聽用康也民王燕曰徒才蚩勿
替敬筮聽朕告女也呂殷民世言

爽惟民迪吉康以道明民是乃安吉之道殷先哲
王康治其民用此道耳我當率循此道以副民之

所欲彼有求而皆得君之所作有以充民之求也
求者無有窮盡應之亦無窮盡作求之道非惠之
至何以哉作求之道如許而今民有不迪夫豈無
故民之弗迪由我之無以順適之也我弗迪而彼
弗迪則何善政之有邦作民求無是事也不可不
監惠之說也惠非可說觀罰之行而後惠可言也
民之不靖亦惟君長之罪而人本心之正未始戾
也屢道之而終未一者未有以明之耳有以明之
則將人人自明同歸於道矣不然以道明民一其
心志而亟行其罰天誅將及於我我不可怨夫人

小小之罪尚不可犯況顯聞於天乎觀天行罰之
誅直之作求不可不求之也作怨非人情之事也
非謀非彛狂妄之作也臨事而蔽之以誠自無怨
妄之作而又甚敏於德蔽忱之道必自平心始也
平心觀德以遠乃道行有餘裕則可以安民矣無
瑕玷之可指無殄絕之可憂修之於身措之於天
下而準矣天道不可恃念之勿忘則可以無失我
祀之絕亦惟弗念之故明其服命則爲善者勸有
賢者之助高其聽聞則德言日至而所見者遠民
之安治不出此矣敬典爲典常之敬守守而勿失

則何亡國之有乎

酒算

王肅曰明大命于妹蚩粵敵于亥王犀或圣鹵土耳
算筮厯蚩厯士徙少正馭豈鼉夕曰禊茲酒惟天各
命犀或民惟元禊矣各魯或民申大簡壑惠亦它非
酒惟行徙小大蚩申壑亦它非酒惟姑亥王算教小
學大正大豈亡彝酒徙厯或彙惟禊惠將亡醉惟曰
或民迪小學惟土物悉耳心臧聰聽祖于山彝嘗徙
小大惠小學惟弋妹土享亦股左墜元藝黍稷犇炎
豈耳于耳瓦犀牽車牛德舩賈申孝教耳父母耳父

母慈自洗地致用酒屨士大正德屨柏商學元亦箕
聽朕教亦大序羞考惟爾亦圖兼食醉餘丕惟曰亦
亨留觀昔徒乱中惠亦尚亨羞饋禩亦圖自介用侑
絲圖留惟王正豈止呂絲亦惟矣蔡元惠留亞忘圣

王家

妹古沫字沫水在衛之北沫邦衛也少正官之佐
也衛承紂之舊俗其民沈酗於酒武王既封康叔
故陳飲酒之戒爲法以告衛邦刑以重刑亦隨時
之義也昔文王朝夕告戒西土羣下使之畏慎於
酒非祭則酒不用蓋天之降命惟祭祀則有酌獻

受福之酒而有淫亂敗惠之禍天威之至惟酒之
故尔故文王之告官正執事無以飲酒為常惟祭
乃飲然猶將之以惠無量而不及亂使民道其子
弟加愛土地所出子弟勤於穡事無暇思飲心化
於善莫不安受父祖之教無小無大皆以成惠妹
土今為股肱之國民當繼此而為純惠之事種藝
黍稷懋通貨財以勤供養其親其親嘉之乃得洗
腆之勞士夫賢者大進於惠為國老成其君尊之
乃得養老宴饗之飲此吾教意宜常聽之又當遠
乃觀瞻以成中惠喜怒哀樂一皆中節而可以稽

之於道進此以供祭祀有以受其介福至於安逸之地如此則稱王官之選宜於官正執事之職天亦順成尔惠乃有無窮之聞周公將欲教使其民勤於力役供養士夫修惠以謹官常使之各有所安以忘飲酒之好移其心志固所以善之也夫人心無常靜則思動酣酒沈酗狂惑淫放之禍因之以生酒之於人害惠多矣是必有以役之於此奪之於彼其習之久固將忘之孔子猶以博奕賢於無所用心況於勤事而進惠聖人之教豈徒然哉禁之而無以移之終亦不行而已洗腆勞酒今行

人歸者有洗泥之飲也

王曰蚩蚩鹵土隸徒耑馭豈小學尚亨庸文王教
亞典于酒故茲皇于今亨穀殿出命王曰蚩蚩耆惟
曰圣管殿先嘉王迪耆天熙小民經惠秉嘉自咸湯
咸皇于帝乙成王耆昧惟馭耆年隸亞教自暇
自侑攷曰元教富兼越圣外舩戾甸男衛耑柏越圣
內舩百僚歷尹惟亞惟舩宗工越百姓里居宅教酒
于酒亞惟亞教亦亞暇惟助成王惠熙越尹人祗侵
茲耆亦惟曰圣今越享王伯身身命宅熙于民祗采
越亞易挺惟身紉坐侑于非彝罔燕譽耑儀民宅

亞盪蕩心惟亢纂于酒亞惟自息粵裕身心蕪很亞
亨豐肩結聖爾邑越殷或感亡罹亞惟惠馨香禋登
膏于矣挺惟民寧屢羣自酒腥膏至上故天奔喪于
殷它悉于殷惟裕矣非獻惟民自警結

周之輔佐及諸侯之臣能用文王之教不常飲酒
此周所以長保天命殷之明王爲道在己而畏天
之顯道故其臣下皆有常惠以執其智自湯至乙
成德之主所爲成感之道者與其敬畏之相下至
執事之臣及其輔佐莫不敬恭不敢自暇逸亦何
敢相高以飲故自外服諸侯內服臣下至於里居

之民亦莫敢飲至於沈湎唯以助成王惠之顯有
所不暇尹正也正人者正己而人自正敷天之下
不令而從君之所以定位於上也在位者勤於事
在下者勤於力百志惟熙而王道明於天下故曰
不暇自逸助王惠顯君有常尊之勢所以爲定辟
也侯甸男衛之君稱伯舉其長也亞次也服服休
服采之官也宗工大臣也帝乙紂父也易稱帝乙
歸妹多士言其明惠恤祀多方言其明惠慎罰呂
氏春秋以爲常欲廢紂爲法而止蓋賢王也史記
言其惠衰非是書言自紂以前主尔後王紂也耐

酒溺於酒也不明天命而不惟民之保斂怨乃不可奪志於淫佚非道禮度廢於燕樂而民皆痛傷心其故非他惟厚於酒而不知休息以至於荒佚尔心之很疾死之不畏皆由酒之亂性故雖國滅而不之憂也可以動天惟誠與惠紂不之務斂怨於民無誠惠之馨香乃以民之怨毒羣庶酒荒之失腥聞於天天之喪殷惟荒逸之故尔非天自爲畏虐人殷酒荒之罪自取之耳監殷王之興喪與周所以爲周酣飲之戒不可緩矣盡痛也

王曰嗟予亞惟樂兹多寡古人大中曰人亡亦水

當于民警今惟股隊耳命哉元可亞大警故于昔于
惟曰女劼恣殿獻臣戾旬男衛張太史友內史友越
獻臣百宗珍張惟介嘗舫休舫采張惟若鬲圻父薄
莫巖公若采宏父定侵張女但割于酒耳或算曰羣
禽女勿徐盡執拘呂歸于周予元懽又惟殿山迪彬
臣惟珍博涵于酒勿暮懽山姑惟教山才祈明高博
亞用哉教書惟哉戈人亞卹亞獨博嘗昔同于懽王
曰圭女箕聽朕恣勿拜博司民涵于酒

劼固也獻臣賢人也太史內史官名也百凡也事
羣下也服休事君以道之臣師氏保氏之屬服采

執事之臣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也太史掌邦典內史掌邦法者在王室則貳冢宰在諸侯則居賓友之地司馬司徒司空衛國之三卿也三卿稱父諸侯字命卿也圻父掌封圻之稱農父掌民之稱宏父掌事之稱若疇以待咨詢薄違以正過失若保以備師傅諸侯之有三卿天子三公之職也監水可以見形監人可以見惠以殷爲監則酒荒之敗不可以不恤撫恤也取法於下持以自修此固人君慎惠之道殷地諸侯之賢自宜取以爲法況於內史太史之友宗工服事之臣上至三

公皆以定君爲職豈可不以爲監況汝自將剛惠
禁戒於酒所以禁人亦當盡用剛道人有羣飲之
事則當執歸京師我將殺之此剛惠之用也酒能
溺人之心非剛無以自制人之沈酗非羣飲之故
也飲不羣則不久亦無荒敗之累朝夕從事雖欲
已而不可相高於飲者惟羣飲者爲然耳諸侯凡
人有罪自可專殺況於方伯之重不當以歸天子
必東歸於天子者蓋無殺之之意使係縲於道路
困頓於拘囚悔恨自咎於心則自新可冀矣曰予
其殺非果於殺之之辭不使諸侯殺之存心於教

誨之也罪人必待告而後治人君無事於察也故
雖羣飲之惡亦須告而後行殷之諸臣百工久安
紂之無道未能無酒酒之過但非羣飲亦姑教以
先之不教而誅近於虐矣身先剛斷于酒乃頒酒
禁於下責以官職輔導之事而使明知吾惡於酒
無不享吾剛惠用以自新則酒不禁而止教之不
聽是無君上之恤其事廢而不潔可以明其酒酒
如故終無遷善之意亦當執歸天子而同羣飲之
殺矣朕必所守文王慎息之道典聽而服用以爲
常也司官也方伯之官所以率諸侯者人君之官

所以長民人者典聽朕威剛制于酒是爲官職之
辯辯之弗問民何法焉沈湎其民君之罪也所以
責方伯邦君也酒誥前誥妹邦周公教民之辭其
後語封所以責方伯者教民緩而不迫責方伯者
嚴而詳備民當柔之以道方伯諸侯以惠服人者
也

籽材

王曰蚩呂身歷民臬身臣筵大冢呂身臣筵王惟蚩
商女砮巫粵曰戒十帝帝司徒司契司空尹戾曰子
宅厲轍人亦身商先敬懲肆徂身敬懲歸建忌穴轍

人麻人宥羈亦見身商豈戕兇人宥王后警身商爲
民曰亡胥戕亡胥戲皇于教寡皇于媼婦合繇呂公
王元效苗商越馭豈身命害呂弘教弘恬自古王若絲
鑒宅凶侵惟曰若此田无勤專苗惟元敷攸爲身量
眇若徒室冢无勤垣章惟元敷至茨若徒杆材无勤
樸斲惟元敷丹腹今王惟曰先王无勤用明惠衷爲
夾庶邦音徒兄弟匹來亦无用明惠后式箕彙歷苗
丕言皇天无付中或民越身量土于先王羈王惟惠
申味懌先後怵民用敷先王衆命已若絲譬惟曰欲
皇于萬季惟王學學孫孫留采民

梓材之書言梓材者財十數語遂以名篇蓋匠人之成材必因其樸而斲削之期於成器終於絢飾而後已是因材之性惠先後迷民亦欲梓人用之於材務成之而非欲害之也周公之告康叔寬於刑而謹於惠其變商俗一歸於化而已在易天地交謂之泰不交謂之否是故下情上達上天下施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臣庶官也大家大夫之有家者下以臣民之情達之大家上以其耶之情達之大君此邦君之所司也汝常發言則曰我有相師之法爲三卿尹正亞旅者惟不欲危厲幾人之

命君能先此敬勞其下彼亦以此往敬勞矣敬勞
內修於己而以使人於下者惟其不欲危殺人命
則知所以寬民而敬使之矣注爲姦宄殺人於前
已更世故誅之不可勝誅故不可危厲殺之連坐
由歷之人茲又不當問者見其君事之急趣赴至
於傷人有刑刑之則非教矣是皆危厲殺人之道
可不宥乎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聽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刑以輔
教惟不欲危厲殺人爾天子開於監觀之道欲爲
民之治安不欲使之昏迷至相戕虐迨繆寡之可

敬屬婦之甚微皆由是而容身則天下無窮民矣
天子何以教其諸侯羣下使之效法於上故當引
其所以自養引進不已至於安恬歸於泰和則何
厲殺之有歷古王者之監如是無邪僻之害矣歷
過也媼讀如芻崔子玉說惠于媼孀許叔重說媼
孕婦小爾雅媼妾婦之賤者上言敬寡則二說誤
矣民無相戕至於鰥寡媼賤皆獲其安治之至也
監觀之說有如稽治其田已廣芸菑當爲畔岸陳
其修治之法作室家者垣墉旣築又當堅飾其外
以茨苫之梓人木工之成材亦欲文質之稱引養

引恬之爲民監不可苟矣今天子自監之法惟以先王修德之勤用以明民懷服民心以夾輔之而至於道是以萬邦明享兄弟之國所以施於方來者亦當用此旣明之惠其君典常是式諸侯方將均受其施今天旣以中國之衆先王境土全付王者而王亦惟專用明惠和澤迷民先之後之使弗迷而至道夫民不可強以作惠之事王惟有以和悅其心導之於前歐之於後使之欣然鄉進欲罷不能至於自明則前日之迷不能昏蔽之矣斯民厭足之道無加此者先王受命已如茲監蓋所欲

以傳之萬年王者子孫之能永保斯民由其有明
惠耳諸侯受天子之職固當不忘先王明惠之教
無以厲殺爲意則可以神明其教矣梓材五鼎王
事蓋周公之語也誥雖受之康叔固將復之於王
君臣交修而後道化行也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
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又曰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周公大告羣后并以王道致之康叔
交修之責方伯當任之矣康誥酒誥梓材之作發
於新邑之會若非作洛之事將有說也凡先王發
大號令必因諸侯之合而訓之其不徒然亦不徒

合諸侯而已三誥之作其以作新商民者乎

書古文訓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

永嘉薛季宣

召堯

惟式月无星粵六日乙未王鼂步自周則望于豷惟
太采先周公昧罔粵若徠式月惟丙午朔粵式日戊
申太采鼂望于烝卜罔粵无粵凡則經營粵式日庚
戌太采粵呂履殿攻位于烝内粵又日命量位成若
翌日乙未周公翰望于烝則達觀于新邑營粵式日
丁巳申牲于郊牛式粵翌日戊午粵壁于新邑牛式
羊式豕式粵七日命孚周公粵翰申書命履殿戾甸
男苗柏身无命殿履履殿丕罔

日月之合謂之朔遠而相直謂之望朔而明生望後魄生朔爲月之一日望以月大小爲之盈縮十五若十六日也豐武王都周即宗周武王之鎬京也鎬在京北長安縣昆明池北鎬水者去豐二十五里洛汭今河南府周之成周也伊穀瀍澗所入故曰洛汭成王將營洛邑故遣召公於文王之廟召公至洛卜之而吉則謀營度之事乃與殷民攻治朝市廟社之位位成而周公至乃行視以計功以二特牛告祭天地於郊遂作新邑之社祠以太牢朝會庶殷諸侯賦以工役之事各書其命用以

治功各如所賦而分治之故曰丕作觀營洛邑可
以深識先王建都力役之事遺之於廟不敢專也
召公得卜則經營以身任其事也召公治其目周
公治其要知設都之慎重二公之叶心也告天而
後作社作社而後賦功神位定而後人事從之以
書命賦諸侯各以其職分治人力之勤治功之專
不速而成用此道也康誥采衛亦至而不使者殺
不及遠因其來會而見不之使也

太采粵呂歷蚩冢商出取幣粵復入錫周公曰搯手
譜晉农王若公箕咎歷殿越自粵馭豈緝序皇天土

帝改年元學紘大或殿也命惟王采命亡豈惟休亦
亡豈惟卹緝序害元奈何亞教矣无遐矣大當殿也
命紘殿多先嘉王圣矣越身後王後民紘躬身命身
矣智藏瘝圣夫知采抱攜持身婦學呂哀籲矣徂身
亡出執緝序矣亦哀兮三匹民元眷命申楸王元蕪
敬惠昧古先民才憂矣迪初學采面乂矣若今昔无
隊身命今昧大殿矣迪威采面乂矣若今昔无隊身
命今冲學學則亡建薑荀曰元乂哉古人也惠張曰
元大耐乂甚自矣緝序大王雖小元學才元不耐誠
兮小民今休王亞教後申顧魯兮民畧王徠繁上帝

自躬于土中

太保諸侯既賦書命而出取幣復入以禮見周公也曰旅王若公本以旅王今用之周公若公及之也拜手拜頭至手稽首頭至地以旅王者并告諸侯及大夫故又曰誥告天以周代商命以爲天子故曰改厥元子元子嫡子也周之代商雖有無窮之美而憂亦如之其何爲而致然故不可不敬惠天之所以永終殷之命者而先固多賢王而傳之後人厥終之君不能自明其智昏迷失道失其智而病乎商民商民籲天無辜不知計之所出人人

但知抱攜婦子以避其禍則又執以出亡之罪天
哀下民眷用懋惠而代其命王之嗣服固當敬於
敬惠觀夏商之始王莫不對越上天順考其道今
王嗣其代惠則不可遺弃老成之人謂古人之道
存焉而況其能與於天之道者今王雖幼實天之
元子必將大能感人以誠爲今之美王之顧畏人
心之險則不敢後於誠敬之道求土中以營洛邑
固將嗣服天之明命因陳戒而明作洛之意所以
旅王公而告庶殷也在天言有神也詩曰三后在
天相視也迪從也子保順從而保若子迪格保順

其格天之道而遂保之皆受命之謂也誠誠之感物也暑險也

旦曰元迓大邑元自昔配皇天毖禋于上下元自昔中又王身大威命亂民今休王先舫殷馭豈坎介于哉大周馭豈節性惟日元邁王敬迓所亞可亞敬惠哉亞可亞警于大憂亦亞可亞警于大殷我亞敬知曰大憂舫元命惟大厯季我亞敬知曰亞元延惟亞敬身惠與早陳身命我亞敬知曰大殷我元命惟大厯季我亞敬知曰亞元延惟亞敬身惠與早陳身命今王早殺身命我亦惟茲式或命早若形王與初舫

解庠若生學宮亞聖身初生自台嘉命今禋元命嘉
命吉凶命厥季知今戒初舫瓦新邑繇惟王元蕞敬
惠王元惠出申斬天帛命元惟王勿呂小民至申非
彝亦敢以易申又民若大珍元惟王位聖惠元小民
粵惟剗申于天丁越王羸上下勤卹元曰哉殺天命
丕若大憂厥季式勿替大殷厥季欲王以小民殺天

帛命

周公書名不書爵者不敢當王禮也其告召公諸
侯者謂建新邑固將用是修惠配天而慎祀鬼神
并由是以治天下用成王之大命治其民人而

爲今之休美王先服用殷之御事使與周之御事
同事無間則民可得而治財節其性推之以往實
賴王者敬爲之所王能敬惠則可以節成殷人之
性惠與之同底於治敬惠之事當取監于夏殷天
命不可見其歷命之永不永我皆不敢知我所知
者惟不敬惠以早墜命王嗣夏商而有天下亦當
嗣有其功今王始王猶人子之始生生子者教之
於初成其天性之智是爲自作天命之法則王當
大尔之命哲與其吉凶久長之道王初服命定此
新邑謀始之事莫如敬惠敬用尔惠則亦自求歷

年之道民可近不可下勿以小民易虐而使之以非道將求其治亦無果於殄戮順之則其功可就然非王居至善之意惠刑於四海民亦何所放傲修身而天下法所以安其民敬惠之修是乃王之自貽哲命也王惠之顯必由勤卹其民而得惟欲自同夏曆之永固當勿墜殷之所以受命是故祈天永命在於得民而已

擗手諧晉曰予小臣敢呂王也愚民百商學越友民采葢王豈命明惠王末才成命王亦烈哉非敢勤惟冀奉幣用共王耐斬天畀命

讎對也友民親民者也周公拜手稽首所以荅召
公諸侯也自稱小臣猶前之名周公蓋對王之文
也以王所以對民親民之臣保受王之威明明惠
不敢有其功也末有成命將終保之也由畏天而
終敬厥惠保天明命爲王自顯之道公與羣臣惟
能承輔而已我木敢勤不敢敬勞羣下以行天子
之禮受其幣者固將薦之天子充其所能以祈永
命於天尔王能王之良能也

彖彖

周公擗手稽首曰朕復乎明侯王如亞斂及天至

命正命子西曾采大昧東土元立廷民明侯子惟乙
非翰望于彖彖戎凡河泝黎水戎粵凡澗水東澗水
鹵惟彖食戎又凡澗水東亦惟彖食伴徠呂圉及獻
凡王攢手譜晉曰公亞敬亞敬矣止休徠昧元廷
周匹休公无正玩伴徠徠師子凡休西吉戎式人共
貞公元呂子萬儻季敬矣止休攢手譜晉喜

周公在洛再拜而遣使復告也明辟王也其復於
王者王之敬畏天道若不敢及其始基以定受天
命者故我繼召公而東相土作京邑以定民志明
王者之受命初卜黎水而不吉故卜於澗淵之間

得洛汭之兆復使使獻營國之圖并卜之兆王之
拜手稽首而受王者所以禮三公且重作都也禮
諸侯卿大夫拜而君答拜王者答三公之拜其道
一也公能敬天以寔天天命則公之功與國咸休
使來視我以龜其兆美且恒吉我當與公共正天
下敬受無疆之休拜公誨言安承周公之教也洛
師猶今言洛京也洛食墨龜令卜灼而非見於墨
也兆見於墨曰食墨不見於墨則不食矣倅使也
匹配也肩嗣也黎水在黎陽近商舊都既不可居
周京又遠卜商近畿不吉則卜遷於河南矣召告

無卜黎事略之也周公承用召公之卜而謂之我
卜前固言皆保矣

周公曰王犀奔殷祀禩于新邑咸秩亡亥予烝百王
俘刃王于周予惟曰歷大豈今王即命曰記珍宗呂
珍逖元禩惟命曰女衆命竺攷丕眡珍觀粵女元恩
自教王孺子元棚孺子元棚元建亡若火亂燄燄身
尊焯斂亞元醫身若彛及故事如予惟呂丕周王建
新邑作實即大僚明逖大珍悼大威哀女甯大言

稱量也殷盛也易曰殷薦之上帝稱量盛禮所以
財制未舉之祀前不在祀典者將量其功惠輕重

舊雖無文今將秩敘之也周公以王初建新邑當
議殷禮非天子不議禮故將整齊百官從之從王
以來東都庶將有事於此王即以此命周公曰記
人大功定其宗禮以舉大事而命之言曰汝厚輔
我受天之命考載書以量人之勲勞悉汝所自敘
之臣工以治乃事孺子自有周之臣工可以從此
朋僚而往無若莫如也莫如火初燄燄及其光之
所燭次敘其事不可使至於絕乃有後時之悔故
當及初營洛以作元祀若我則將與周臣工俱往
東都故使東都之臣歸就汝官明秩功祀惟大之

厚惟裕之成則列於記者無非功惠之人永世無窮人無得而議之也焯明也孺子王自稱也而周公亦稱以孺子蓋通稱也

公曰已女惟冲孚惟天女丕敷載百侵言亦載丕大亞言言多儀儀亞及物惟曰亞言惟亞役志于言凡民惟曰亞言惟豈丕爽侮也惟孺孚放厥亞暇聽厥教女于棐民彞女貞是亞養也昔惟亞留才竺敘也正父宅亞若予亞教廢也命女往教才纘子丕明農才彼衰哉民亡遠用歎

惟終戒王慎終成前稱事之意百辟百官謂命祀

之臣也夫神之享惟惠克享無惠之享神不享矣
繫於享而禮物不稱是誠無與於祭民弗之享而
況於神乎神之不享將爽於事而輕侮之患起此
周公夙夜敬恭而無有暇豫者王誠分我弗暇之
意則當聽我教言修厥輔民之道此之不勉是乃
無永年矣養勉也頒分也正父謂武王也厚敘武
王之事母有弗及是乃斐民之說哉則不敢廢命
在王亦須敬之我惟政本之明王當裕乃輔民之
惠無遠於道以取禍戾乃慎終於元祀也物者物
則之物儀祀事之所用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三十八
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儀不及物之謂也

王若曰公明采予冲孚公毋丕熯惠呂予小學敷文
武製奉言天命咏匝三匹民居節懌宗將礼毋秩元
禩咸秩亡亥惟公惠明茨于上下勤食于三匹旁筵
敷敷律與亞恠亥武勤教予冲孚夙夜誌禩王曰公
玼斐迪竺宅亞若昔

成王自謂賴周公之惠明保予小子公誨我以大
明之惠導我發揚文王武王之烈享受天命以此
和四方民其恆心安宅此衆惇敘功宗將之以禮
稱程命祀盡修逸典實賴公之明惠昭于上下不

敢暇逸施實惠於四方化之罔不穆穆和敬進於
平治文武勤民之教用是無有昏迷故我得以朝
夕虔恭慎於祀事公功厚於輔導亦云至矣惟終
之戒故所望者後亦若是而已

王曰公子小罕丕退即侯于周命公遂三匹迪爾未
正于宗祀亦未亨教公珍迪將丕遂警戎士幣王挺
采亥武殺民爾爲三補王曰公正于建已公珍肅將
祗驩公亡朱才哉惟亡數丕康豈公勿替荆三匹丕
丑言

其退不敢讓也即辟于周將定命於洛也非惟即

辟固將封公之後且順治四方之臣尚多未正宗
封之禮而公之功則亦撫之未逮今將順道以命
公後使我臣士官司有所監觀以保文武之民而
爲胥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輔以成先王之治永有
天命恐周公之不欲當是禮也故又使之安定告
以必往且曰公之有此勲勞非敬請以將之則何
以得人之祗樂之於公得無勞乎我以公之勲勞
故享無厭之安治公勿墜此儀刑之道則四方之
衆將世世來享於周矣

周公捧手譜普曰王命予徠承采粍文祖爰命民茲

由茨裂于武王弘朕龔孺學徠昧罔于大悼箕殷獻
民商爲三匹新侯從周龔先曰于自昔中又萬苗咸
休惟王大威績于且以多學幾馭豈竺壽人咸裂音
于帝從周孚先于朕昭學對粵單亥祖惠倅徠誌殷
粵命宣于呂雉曾式占曰明禮擇手諧昔休音于亞
敵宿則禮于亥王武王意竺敘亡大算自叛万季厥
于粵惠殷粵弘于王倅殷粵承敘萬年于甯觀朕學
襄惠

周公之告畢事自言我受王命來保文王受命所
子之民尔考武王之明亦弘大我使奉天子相宅

於此王來當厚悖殷之賢者以治天下爲之新辟
代商嗣命而爲周室之先敬恭之主王能居是中
土用是中道以治天下萬邦均受休惠在王爲有
成績我亦與王圻邑多士共廣先德以副衆人之
望而爲周初信厚之臣今王稽我所以致主儀刑
謂盡文考明明之德使來必慎殷衆錫我秬鬯二
卣用康寧我使我殷祭神明敢不再拜享王之休
不敢宿王命即以薦文武之廟而祝之曰先王加
惠國家俾順有敘身無有遇疾萬年厭飫尔惠殷
人亦延於壽考使庶殷承敘萬年其永觀享孺子

之惠成王之營新邑首以宗功元祀爲政議禮之
祭一皆歸之周公已乃圖報周公之功而公亦不
敢當也歸之先王而已建國之始其所以示民定
辟如此其厚爲之恭先乎先之道不亦至乎多子
圻內大夫自非王官皆食子祿故因稱其爵秬墨
黍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以墨黍爲酒和以鬱
金而以爲卣實祠祀祿神之物也國語精意以享
謂之禋苾庶殷而寧周公賜以明禋之卣旣成新
邑用以落之也周公何以得用明禋之祭攝主也
戊辰王丕新邑烝祭歲衣王犝牛弋武王犝牛弋王

命徒簡侑簡惟告周公丕遂王圖懋禮咸哉王入
太室裸王命周公遂徒簡侑侑聖十十月惟周公
誕采亥武爰命惟七季

烝冬祭也四時之祭大烝爲重大烝之祭功臣與
焉烝祭文王武王之廟而并享宗功歲用騂牛各
一周家之禮自成王新邑始也騂赤色也王至新
邑始定大烝之禮儒者皆稱周公營洛而有制禮
作樂之事稽之洛誥爲可徵也公稱王如不教及
天基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王命
肇稱禮祀咸秩無文王公相讓而公卒成之至於

大烝之禮必須王來乃定議禮之際不其嚴歟方周定商之初其仍商禮多矣周公營於新邑然後禮樂大備一王制作蓋就於東都之日也周官之作則大定矣王者新民耳目豈俄而可作乎作策蓋以疇周公之勲史逸讀策告立周公之後王設賓主於廟殺牲禋祀所謂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咸格以功非元祀者咸秩之也太室文王之廟也裸獻也裸於文王即命周公之後作用逸誥既異於常封矣因禋祀於新邑設賓主以立周公之後亦希世之禮也史逸周太史名用逸之告謂告周公

之封於文王也惟十有二月史臣以繫戊辰之日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蓋成王之七年周公攝
政之時也宗功之敘周之所以王天下乎周召作
周新邑不及他事而惟宗功之記蓋敘本也敘典
宗以族得民者虞之汨作實以別生分類成王付
周公以宗功之祀周公之後則親命之其敘宗功
謹之如此宗以別族古之所以統天下者禮有庶
子奪宗功臣爲始封之君得自爲宗者也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彛車告商王士王若曰丕殿

獲多士亞弔旻天大斧譽于殷戒大周右命將天明
聿致王罰敕殷命矣于帝籙亦多士非戒小國敢弋
殷命惟天亞畀允宅志尚攷戒戒于啟求位惟帝亞
畀惟戒丁民秉爲惟天明聿戒聿曰上帝弘脩大夏
亞通俗則惟帝各截實于昔夏亞亨實帝大至脩大
言惟昔天宅志聳身惟廢元命各致罰也命介先祖
咸湯革夏畷民甸三亾自咸湯墮于帝乙宅亞明惠
卹禩亦惟天丕建采乂大殷殷王亦宅啟失帝宅亞
配天丕泉圣今獲享王誕宅熈于天攷曰丕大聽志
于先王勤冢誕至身脩宅顧于天熈民祗惟昔上帝

亞采各若兹大舉惟矣亞昇亞明且惠凡三匹小大
苗舉宅非大暑于罰王若曰亦殷多士今惟我周王
丕需承帝豈大命曰創殷告教于帝惟我豈亞式適
惟亦王冢哉適于元曰惟亦隣亡庀我亞亦運自幽
邑子亦忘矣即于殷大猷籍亞正

三月當為營洛之明年成王幸洛之春也書序成
周既成遷殷頑民召誥成王佯來必殷而周公之
祝辭有曰殷乃引考佯殷承敘萬年則遷民在幸
洛前矣周書自大誥後多不倫次各以事類相從
史之法也周公初于新邑用告商士遷民之始始

以王命告也佐佑治也敕正也弋繳取之也引逸引去之也通往也敕正也靈神也神明其真行也肆如肆諸朝戾罪也天之喪殷周佐天命致紂之罰非周弋殷而取寔夫之不與殷不固亂國以輔我周周亦安敢求天子位天既不畀殷國而民之秉心爲作莫不欲以喪殷天明降威亦惟民故古人以爲天去逸惠夏后氏不淫于逸格于皇天故爲中夏之所嚮依其後不用天道而大淫佚夏衆有辭不爲天所念聞用絕其命而湯受命革夏用俊惠之人旬正四方故自帝乙以前皆有明惠以

撫其祀天亦大建元命而安治之殷王亦克若天
澤被四海可以上配天道至紂大不明於天意況
又不念祖考之勤王家乃大淫佚不顧天道之顯
民之當敬天之不畀乃其不克自明商人有辭致
此天罰周王以神道祀天故天命之喪殷告正於
下代商之不再舉以商固歸於周我亦自辭謂尔
大無法度非我妄動尔商邑之自取我惟天之念
畏天討有罪故我肆其不正之罪告天之正而已
周公備言商之墜命天之引逸以告商士蓋欲遷
之於洛民有重遷之意是故告以革命引逸之意

勉其動尔

王曰繇告尔多士予惟昔元龜屈尔非哉戈人奉
惠亞康寧昔惟天命亡冀朕亞敢尔後亡戎爾惟尔
知惟殷先人方簡尔箕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東
圣王廷尔躬圣百僚予戈人惟聽用惠歸予敢求尔
亏矣邑爾予惟衛羅矜尔非予臯昔惟天命王曰多
士管朕徠自奄予大率尔三或民命哉尔明致天罰
迨尔遐邊坎嘗臣哉宗多孫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
惟亞尔懃予惟昔命尔申今朕迨大邑亏罔棄予惟
三匹宅貞爾亦惟尔多士貞躬奔臣哉多孫尔貞

尚大亦土亦專尚宣榦止亦亨敬天惟畀矜亦亦亞
亨敬亦亞管亞大亦土子亦致天止罰于亦躬今亦惟
昔完亦邑繼亦屈亦身大榦大季于纛彖亦小學專
興勿亦魯王曰又曰昔予專或也亦專屈

洛在商西南謂今遷尔居尔於西非我奉惠不靜
不安寧尔天命不可違我不敢後天天意當然不
當歸怨於我商有典冊之記尔所知也商革命即
用其臣有道者爲大官能服行者居庶尹之位有
惠之用在於我固爲之矣我革商命豈敢淫志於商
惟順道行誅哀矜尔衆此天之命豈予過哉我之

伐奄而歸施大政以安四方之國使民各得遂其
生息尔有遐遠於道比惠之臣我則遷之以明天
討之罰多順之臣我則爲之宗主商之典冊所書
亦略舉用之矣今遷居尔我寧謀殺尔乎亦欲尔
命之延爲尔長久之計我之作洛以周室西土四
方遐遠不可強之賓貢亦以尔商多士奔走臣僕
之未遜故將爲尔遜之尔不失尔所有土田各有
安居之業能敬尔事天將憐尔而錫畀尔則壽考
爵祿可以自致若不克敬何啻失尔土田罰之至
我當奉行而已尔宜定居於洛自爲久長之計尔

之臣僕亦將自此興起爾之遷遜事爾矣又曰申
言之也申言在我則或告爾以居爾者他人不恤
爾矣多士遷民之語每及遜事又謂嘗遷爾遐遜
比事之臣又言惟爾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曰爾
小子興從爾遷蓋紂末年朋家作仇小民嘗爲讎
敵習以成俗而陵慢之禍作大夫君子不能制服
其下者有矣三監以前蓋未之正作洛之意則所
謂四方罔賓惟爾所服奔走臣我多遜周公言之
盡矣去其無度侵陵之俗以就新王之教化惟時
申命豈不然乎天邑京師也幹事業也止居也小

子即奔走臣也書序遷殷頑民所以遷之爲此屬
耳

書古文訓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